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二
百
書
七
十
之
七
十
四



應詹

應詹字思

年十餘歲

又稚弱乃

名性質素

曰君子哉

誅坐免成

奔鄴盛稱

舊歎曰諸

大將軍劉

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為祖母所養

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

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

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

若人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征東長史倫

都王穎辟為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又

又之非致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

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

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

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荊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旣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歿於長沙賊中金寶溢日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事賜爵潁陽鄉侯陳人王冲擁衆荊州素服詹名迎爲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

州刺史

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泣道皆感所生俄拜

後軍將軍

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

無苟且之

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

廢絕漢興

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始參古

迹今大荒

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

爲封首則

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

宜慎所好

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

放爲夷達

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

儒官教養

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脩辟雍崇明教

義先令國

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

元帝雅重

其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

劉隗出鎮

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

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馘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二千匹上疏讓曰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勳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輅厠被練列勤司勳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綱陵清直之風旣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漣以綱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

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

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

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晉臣蒙先茅之賞

子玉敗軍子文受薦賈之責古旣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

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

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

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

職偷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必行

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

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

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書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

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

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
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
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未伎
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
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
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懽心百姓賴之疾
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縶縶齊好斷金子南我
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
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
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卽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
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
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卽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時年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
軍儀同三司謚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
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
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
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曰自
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
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入役靜
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貧一身特立短褐
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瀟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
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華於
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
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卽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旣

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
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

甘卓字季思丹楊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爲吳將祖述仕吳
爲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
州舉秀才爲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
叅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
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爲其子景娶卓一作其女共相結託會周
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
玘告丹楊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懷懼良久
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岬共滅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
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

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

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特

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荅問損益當須博

通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

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

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

儉爲秀才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

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

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

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銜

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卒于家卓尋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

督沔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善於緩撫估稅悉除

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
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
而卓不赴使叅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
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
卿還言之事

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僞
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
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
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
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
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
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
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

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

叅軍李梁說卓曰昔隗躡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
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
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
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創業
中國未平故隗躡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
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
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喻
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
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
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自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
持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

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強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舍所能御哉邇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叅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旣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叅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叅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期叅軍鄧騫虞沖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譙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叅軍邛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騶虞幡駐卓卓問周顛戴若思遇害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入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旣

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謚曰敬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鄰所重常推誠行己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爲主簿使認甘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爲虜又所敗以虞懼兄弟爲承黨又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之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楊也以爲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壺

從父兄敦

卞壺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弟哀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

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及長沙王又專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壺弱冠有名譽司兗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壺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旣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踐自陳曰壺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中書令時壺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爲荀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恩輒之郡規得託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帙之難不敢自陳帙旣梟懸壺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願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壺爲尚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壺年九歲爲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壺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壺一人江北便有領危之慮壺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歧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叅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効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爲世子師壺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大子

中庶子轉散騎常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夫衰暮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夫有命湏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塚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子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爲母此爲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穎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輝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

孝敬之教並爲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輝弘官大鴻臚制將士
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壺遷吏部
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
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
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卽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
壺正色於朝曰王公登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
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壺與庾亮對直省
中共叅機要時召南陽樂護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護怡
各稱父命不就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
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
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
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
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四成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
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
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
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
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比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
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永制朝議以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
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以將軍郗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
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二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
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以以彊禦皆此類也壺幹實當官
以褻貶爲已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
裕才不副意故爲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
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開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

平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篤痾耳若卜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岨當敢爾邪壺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而創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爲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殆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口足下奈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卽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爲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台勸壺畜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順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壺復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一作陵爲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請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以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

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眡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壹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下令忠貞之節當書于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訥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壹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一作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天殪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壹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壹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眡散騎侍郎眡弟盱奉車都尉眡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眡子誣禍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壹下詔曰壹立朝忠恪喪身兇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爲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壹墓尸僵鬚髮倉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壹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耽尚書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真有

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傲

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

輕詵相視如讎詵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

爲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

俊後爲左丞復奏陷卞氏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仕州郡

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王越聞召以爲主簿王彌逼洛敦胡母輔之勸越擊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衆咸知之出補汝南內史元帝之爲鎮東請爲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爲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爲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旣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爲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澤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爲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爲鷹揚將軍徵拜大司農王敦表爲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王敦也以爲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爲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溫嶠庾亮移檄征鎮同赴京師敦糶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璜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侃亦切齒忿之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旣不討蘇峻常懷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子滔嗣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一本缺家焉父和爲琅邪國上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

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于時天下
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
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
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
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
見親侍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
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足是作懼帝喜之不奪其志
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
結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
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爲中書通事郎
以父憂去官旣葬屬王叔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
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
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贖帝手詔
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湏純色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廩
牛詔便以賜之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
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
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
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
代趙胤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
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
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頓一作闕超躬率
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與侍中鍾
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
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

御超等時饑饉米負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无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一作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語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內史訥子享亦清慎爲散騎郎

鍾雅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畢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爲叅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爲丞相記室叅軍遷臨淮內史振威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以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爲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替而尚書梅

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攸助之殂八音遺密雖在凡庶猶能
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暮來月聖主
編素泣血臨朝百寮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
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
論正請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北中郎
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
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
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
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
于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
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灰亮臨去顧謂雅曰後
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
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
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爲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
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
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
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旣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鑿疑留不斷自取諸
夷卞壺束帶立朝以匡正爲已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
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
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
嶇寇難契閣艱虞匪石爲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
赤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莅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脩應嗟運促甘斃疑

留望之狗義處死爲易惟子惟臣名節斯寄鍾劉入仕忠貞攸履
謂其股肱繼之以死

晉書七十

列傳第四十一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

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

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

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

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爲大將軍

叅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又以陸機爲前鋒

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

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潁牙門將梁雋懼罪因改姓名以遁

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曰

馬川老圖

氏制同

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
惟明公咨淑摺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
昏讒之俗踟躑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
害賊臣舖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
忘身抗辭金門則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
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
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
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一作急難
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
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
人之功武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嶼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
勳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宜喻青徐啓示羣王旁收雄

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
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
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譴譴彰見違天不祥奉
時必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
德躬吐握一作求賢之義傾府為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涓濱
之士含竒謨於朱脣握神策于玉掌逍遙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
求目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
天值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
來承禍難思以管完毗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
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徵幸在險
請從恕宥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
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况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冰賁

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
與神助復不能鵠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
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曳于
糞壤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
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
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
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
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矢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
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韃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
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功大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
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越言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卽以爲記

室叅軍專職文疏豫叅

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

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叅軍王廙造表與戰懼壞敗紙不成
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諮祭
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
祕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
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率衆應卓
馥敗走廬江何銳爲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
推之惠旣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
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
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爲
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

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氏羌遠遂不行送至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爲功曹及靜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引一作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卽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管宋欵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耻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晉項羽殺義帝以爲排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群賊豺狼弱於往曰惡道之甚重於直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

思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之望矣屬有杜弼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艸創農桑弛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修遊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遺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弼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晉齊桓贊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

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闢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輓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濞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勲亦有造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等量舟輿器械所出若是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印賊不足慮也會歿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

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嘆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緄將入直遇協于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緄避之緄不迴協令威儀牽拽緄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已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飡負乘糝穢明時之責也今

逆賊猾夏暴雪滋甚二帝幽殞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
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
肉况此耻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
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微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群官
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
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
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
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爲
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
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
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
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翔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
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皆
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群
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失得也時有言
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
帝擢爲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
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
才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
仄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
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
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
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摭而惠何憂乎驩堯何遷乎有苗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爲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還一作遠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縉名亞於遠爲王敦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縉子鳴鶴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邪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纆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籍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肉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賜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人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二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管齊旅未暮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闕我室家之好贖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馱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名之臣其刀可得而宜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旣贍戰士思奮爾乃乘

隙騁竒擾其窟冗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歿之頸固以鎖於麾下
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輶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
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
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
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
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艸猶不
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
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晉漢高光武二
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
贍馳騫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
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鑿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
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邲城揚旌
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
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
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表紹猶豫後機挫
軀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
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
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啟塗
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
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旣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
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
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
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
耻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

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
深納之卽命中外戒嚴將自征發會發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
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叅軍未就而卒
時年四十一文集傳于世鑒弟濤及弟子戴並有才筆濤字茂略
歷著作郎無錫令戴字庭堅亦爲著作並早卒

陳頽

陳頽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頽曰當
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
尤最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
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伐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頤屬結結
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頽在坐
對曰甲午詔書刺史術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

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誤結曰衆人

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
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
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
曰張彥真以爲汝穎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頽曰彥真與元禮
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傅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
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
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
廉而州將留之頽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沖若得參
嘉命必能光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頽庶
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問起義州遣頽將兵赴之拜附馬都
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爲叅軍鎮東從事中郎袁

琇薦頹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頹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大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頹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頹意謂不宜以爲常

式駿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子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已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遭人爲侯武加兵伍或出阜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頹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况或十得二三日禪降虜七世內侍

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
滯之雋抑華枝寔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
之選腹心之吏爲荊州叅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陶
侃征還賴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爲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
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說賴年老耳聾侃召賴還以西陽太
守蔣異代之年六十九卒

高嵩

高嵩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惺
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
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惺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
之以爲叅軍遂歷顯位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嵩少好學
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嵩爲主簿益相

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歎去職初惺以納妾

致訟被黜及終嵩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

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惺備位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嵩求

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拜中書郎黃門侍郎簡文帝輔

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嵩

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耳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

判矣若有異計請先爨鼓便於坐爲簡文書艸曰寇難宜平時會

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策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

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難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

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

聲噂嗜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

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

信不著不能鎮靜群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
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
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
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嵩累遷侍中是時謝萬
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卧在室嵩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
西藩何以爲政萬粗陳其意嵩便爲叙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
坐呼嵩小字曰阿鄒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嵩諫以爲非萬
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于家子耆官
至散騎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耀奇於東
海終而誓甘之旅災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
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貞闇於所修之慮本旣顛矣何
以能終熊遠王鑒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椽栳之佐乎崧之詆
溫頽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頽之論採郭嘉之風吉挹朱
育之餘波故桓溫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典用此
道歟

贊曰臨湘游藝才識英發詭名違賴陳書于越孝文忠睿嘉言斯
踐茂高攀鑿彫章尤善侯爵嵩傳高明頽顯

不特不能備其詳也原神神所以內與人心外應之文書
是下雖有內外公化保家則其效一也天下人心聚之明德
先存寧國而後嗣其外使不承其修大義法者所望於足下
或又言可復而後不盡其溫得世道高潔之侍上是時
魏共高恭望以次善外備備則德也
贊曰謝賦我意不端英發諸各並賦刺書于秋清文忠容
兼魏

晉書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
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
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
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
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
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
懷之際河北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系
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
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捨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

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白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項之馬起奮鳴食如常不復見向

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荳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

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

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

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方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

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屯其物壯巨山潛之畜

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平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劍還其

本豎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

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郎亭驢山君鼠

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

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

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

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歛有茱萸四株交枝

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邪一作

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亦重之引叅已軍事嘗

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

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未震柏樹粉碎時元帝
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
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
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
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
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
帝卽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
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獄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
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
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
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
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

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

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

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

解之旣濟接爻論思乃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

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以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

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繫理者一無者字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群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

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

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

以來沉雨跨年雖爲金家沛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濫怨歎之氣

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

流長標伯者小人雖非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

皇天所以保佑金家丁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
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
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盱食之勞也臣謹
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
咎而致慶因異而適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
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響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
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旣濟云思患而豫防之
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
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
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
其祚奄有區夏啟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
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卽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

萬機勞逾日昃玄澤

未加於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聞于

上黔細未輯于下鴻

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

情未著而任刑之風

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

令不一則人情惑職

次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

不明則善惡渾此有

國者之所慎也臣竊惟一作謂陛下惜之夫以

區區之曹參猶能遵

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

德音不忘流詠于今

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

用虧純德老子以禮

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

爲而爲之不宰以宰

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耻其君不爲堯舜者

亦豈惟古人是以敢

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

露之益若不足採所

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

疏奏優詔報之其後

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

所見陛下不遺狂言

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

未布陰陰仍積坎爲

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

必有薄蝕之變也此

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昧而色都赤

中有異物大如雞子

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

歲首純陽之月日在

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

不顯消復之理不著

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

此變益明皇天留情

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

歲始日有咎謫曾未

數旬大旨再見日月告燹見懼詩人無曰天

高其鑒不遠故宋景

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施結水此明天

人之懸符有若形影

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

徵作陛下宜恭承靈

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

允塞天意下所以弭

息祥謗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救不宜數

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之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

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

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

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群小一作心况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

盡規哉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溫

嶠使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

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之曰此

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鄉乃憂酒

色之爲患乎璞旣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

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

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旣以拔文秀於叢蒼蔭弱根於慶雲陵扶

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傲岸

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沉冥之韻
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
龍之髯撫翠禽之心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
生粲然而笑曰鶴鶴不可與論雲翼非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
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軋光墜采皇運輶迴廓
祚海淮龍德時乘群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
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于一
朝豈惟豐沛之英嵩陽之豪昆吾挺鋒驪驪軒髦杞梓競敷蘭莢爭
翹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
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暈熙冰之采
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
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蟠蝨以騰鶩暴鱗連

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豔糜于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
不塵不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虛而名
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
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
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鑿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
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群籟乎無象越萬殊于一歸不壽殤子
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
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
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
故阜壤爲悲欣之府胡蝶爲化物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聳
螭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悶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
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

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程叟遜行以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貞策與智骨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常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勲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大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啟事以因圉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

後月餘日果薄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瞶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顙顙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一作承天意下順物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

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斲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啟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

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
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
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
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
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竒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
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竒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人之甚者
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
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
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
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責者則當克已修禮
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參
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陵一作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

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

亾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

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朞王敦起

璞爲記室參軍是時頻川陳跡一作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

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

難時明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齋

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鳥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

多不載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

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

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

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

尋耳必容主有殃彝後因醉請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

被髮銜刀設醮璞見葬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及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葬亦歿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巳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旣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

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入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

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

情源秀逸思業高

之宗矣夫語怪徵

定數考往知來邁

於時區區然寄容

天賦命吉凶修短

必也無差自可居

之間哉晚抗忠言

所謂攻乎異端斯

府總百代之遺編

尺寶而貴分陰

贊曰景純通秀

災稚川優洽貧而

樂道載範斯文永傳洪深

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振宏材沉研烏册洞曉龜校匪寧國爨坐致身

化仙都窮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維藝賤

也巳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册

救王敦之逆初懸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

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

心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

亦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象而官微於世禮薄

時年八十視其顏色如生時亦家於東門入官其里如空其
以為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為志

情源秀逸思英高

之元矣夫語怪微

足數考往知來通

公時同自然容容

入賦命吉凶修短

也無差自可居

樂鼓蕙強洪文永

贊曰景純為志

入世亦貴公

晉書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庾亮

子彬 義 蘇 弟 釋 冰 條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容善談論
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
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
會稽巖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儼莫敢造之元帝為鎮東時聞其
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
為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叅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
叅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
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
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

氏國風出

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請敦壽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咎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違委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微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闈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旣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詐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

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

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

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

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無

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

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猶不允罪不容誅身旣招

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

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閭之內矣此皆往

代成鑿可謂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

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

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

陛下二相明其愚欵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

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形罰貧賤臣所不能
言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肯持違上自貽患責
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慳慳屢陳丹
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
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
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
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亮之走吳
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
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
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
與西陽王羨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旣而正色
陳羨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
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
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
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
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删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
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
宗而廢宗兄羨宗帝室近屬羨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
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闞亡奔蘇峻
亮符峻送闞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
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
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
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屢陽足下
無過雷池一步也旣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

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携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噉蔗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旣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雅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嘗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

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群臣與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諭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燂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叅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義道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旣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議謗沸騰祖

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克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寔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劔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艸澤思營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疏奏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

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名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已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旣平天下開泰衍得反正社稷又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亡身陳力之勲邪方當策勲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沖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前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

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擣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于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奔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人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

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

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一作習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

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

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旣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而居師傅之

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

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

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于驕

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

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

冀其當謝往爨懼而修已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

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

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

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
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
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
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
以武昌太守陳羣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
至江陽執僞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
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虛滋甚內
相誅鋤衆叛親離蜀葦弱而胡尚疆並佃並守修進取之備襄陽
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
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
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有逼脇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
逋逆雪大耻寔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
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提棘參議以定經略帝下其
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
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
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
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
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諡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
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
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近十年豈直一作侍臣
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略兼
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彊滅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王推之于運
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
賞及後傷厥責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寔思自効以報天

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絕存亡哀恨痛貫心膂願陛下發明詔
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
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爲不利於主
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
諸佐吏被浩之徒乘秋夜往其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
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
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三子彬義蘇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
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

羲少有時譽初爲吳興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
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
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瞻四海之務其爲勞弊豈可具言晉漢文
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斷獄四百始致刑厝賈誼歎息猶有積薪
之言以古況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
道豈待警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
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不載羲方見授
用而卒于準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
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

蘇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蘇年十五以書諫曰承
進據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
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替殷伐鬼方三年而
尅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
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
漕供繼有沂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

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略乏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乎願迴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算其可者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嚴爲丹楊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恪爲中領軍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贈光祿大夫

懌字叔預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羨辟不就東海王沖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沖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

州氐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懌爲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隱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牛洲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煬而卒時年五十贈侍衛將軍諡曰

簡子統嗣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寧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痛惜之子女之官至宣城內史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一作國內史會蘇

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賊

石頭城拔之冰勲爲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鄒鑿請爲長史不就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楊州刺史都督楊豫兗三州軍

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旣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旣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一作風夜賓禮朝賢升擢後

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勸盡人事

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爨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等復得爲時陳力徇國之

臣因之而奮立功于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誓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勲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爲

中一作尚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

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

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代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

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

昌以爲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

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黷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今天眷

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

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與萬里之

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

屏旒纒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

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

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群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

司宜勤不督不勅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曰總萬機猶兼元

多聽將相或借訟與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況今日之弊開關

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剝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

於旣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寔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

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爲本勒訓督以爲務廣引時

彥詢於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僞必達天聰然後覽其

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

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旣思日側

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

疏徘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而

卒時年四十九册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成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

常以儉約自居中子夔嘗僨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

常以儉約自居中子夔嘗僨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

謂長史江彪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歛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情逸柔

希字始彥初拜祕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爲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旣后之戚屬冰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堯二州刺史蘊爲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情太宰長史邈會稽王叅軍桑散騎常侍情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初慕容厲圍梁父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沒希坐免官頃之徵爲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北府軍資溫諷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客於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二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友爲東

陽家于暨陽及海西公廕桓溫陷情及桑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

難便與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飲鳩而死及

友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溫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沉希之

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溫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沉之子遵與希

聚衆于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耽踰城奔曲阿

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內囚徒數百人配以器杖遵於外聚衆宣令

云逆賊桓溫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戒

嚴屯備六門平北叅軍劉爽與高平太守郗逸之遊軍督護郭龍

等集衆距之卞耽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

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

希邈及子姪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

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

條字幼序初辟太府宰

一作宰府

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祕書監

賜爵鄉亭侯出爲冠軍將軍臨州太守豫章黃薛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衣皂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又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于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培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大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鄱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

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杖

石城得全翼之勲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

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

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

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

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

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給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

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已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兵

都尉錢頎陳事合旨翼拔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

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

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

造鑄之利將不可禁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

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
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寔有風力之益亦以
由有佳兄弟故不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
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旣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
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偃儻豪彊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
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
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疆官
長也而群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
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悞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
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
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
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上

疏曰賊李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途東就雖
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
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
入沔五百涓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
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
撲取黃季欲并丹水精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
復可與臣旣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成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
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
事會兵聞拙速不聞丁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
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
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
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竝分

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種穀艸不充竝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艸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穡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弑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

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愨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所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孤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温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山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叅軍桓宜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宜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叅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

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翼如厠見一物如方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熹為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騎將軍諡曰肅翼卒未幾部將于贇戴羲等作亂殺將軍曹據長史江彪司馬朱熹將軍袁真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尋為桓溫所廢溫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義成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竝遷徙于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社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植前覆之災是以厚賜瓊瑰罕升

津要塗山在夏靡與高稷同驅妣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叅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邾鑿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一作台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康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懌之恣凶懷鳩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釐道亂由乘隙下拜長沙有慙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處泰逾約居權戒盈雅恭慷慨亦擅雄聲

益李聖亦自誠許曰谷處秦餘
贊曰天賦資賦謂謂辨辨辨
母之對三對對對對對對對
環吳祖宗之大張也皆短之不
其在外則與夫呂台一室安
斯事文宗海海海海海海海
昇莫復其長精則辨辨其本下
晉縣且為疎發而晉小精大相
徽和官官若晉則元賦參問縣
軍要全山亦其親是也對對對
凡思周不許燕泰等侯聖人

晉書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桓彝

子雲

雲弟諮

諮于石虔

虔子振

虔弟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綬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顯官至郎中

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

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

為周顛所重顛嘗歎曰茂倫欬疇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

赴齊王問義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將軍版行邊道令尋辟丞相

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於時王敦擅權嫌忌

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與縣縣宰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

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

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



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爲敘之卽遷吏部郎竟歷
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
寧縣男丹楊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
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
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
深自撝挹內外之任竝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
補彝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糾合義
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案甲以須後
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
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碓一作
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爲賊所破遂長驅迺進彝以
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寺王師收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

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
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
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收左右勸縱
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
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以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
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僞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
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爲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竝
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諡曰簡咸安中
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典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
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
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沖溫別有傳

雲字雲子初爲驃騎何充參軍尚書郎不拜襲爵萬寧男歷位建

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爲江州刺史稱疾廬於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諡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爲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謝萬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溫命豁督河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溫旣內鎮以豁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勲以梁益叛豁使其參軍桓羆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苑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

又攻僞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於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苻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瑗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瑗引軍退頃之堅又寇涼州弟冲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泝流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羆與序等游軍沔漢爲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尋之請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北軍事兗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邕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於宗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雋使板築有冲天之舉渭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

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剛揚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蒞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華一作華望臣知所免竟不許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成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諡曰敬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遇疆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

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温入關冲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二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尅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鑒於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弗避況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尅管城擒震斬首七十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

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遂堅兖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
家而還冲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
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
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閭震功進爵作塘侯第五
子誕嗣誕長兄洪襄陽太守洪弟振

振字道全少果銳而無行玄爲荊州以振爲揚武將軍淮南太守
轉江夏相以兇橫見黜及玄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於華容
之涌中玄先令將軍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尅
京邑馮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竝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
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元本至城有衆二百謙亦聚衆
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
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更奏進

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

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旣而歎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敗若
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

虐無道多所殘害振營於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
温楷於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

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
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給曰已前走矣一多宗之二字於是自後而

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
出自涓城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

史建威將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
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且中流矢

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
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豁爲荊州請爲鷹揚將軍
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沖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
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
射發則命中常從沖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領坐石秀未嘗
屬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
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此一作事非公所請吾又
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
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
玉爲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參軍叔父沖上疏版督荆江豫
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成夏口與石虔攻苻堅

荊州刺史梁城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
將慕容垂姜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沖薨詔以石
民監荊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桓氏世蒞荆土石民兼以才
望甚爲人情所仰初沖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
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肥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
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
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幢使以充太樂時苻堅子
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
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
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遼
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
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

石綏元顯時爲司徒左長史玄用事拜黃門郎左衛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爲梁州刺史傅歆之所殺

石康偏爲玄所親愛玄爲荊州以爲振威將軍累遷荊州刺史討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

祕字穆子少有才器不倫於俗初拜祕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還郡後爲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卽位妖賊盧竦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溫入朝竦考竦事收尚書陸始等罪者甚衆祕亦免官居於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溫疾篤祕與溫子紀齊等謀共廢沖沖密知之不敢入頃溫氣絕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於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爲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栖尚告誠兼有疾疾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素輕沖沖時貴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盼遇先

沖卒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篡以爲醜陵王

沖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溫征伐有功遷督

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城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

鬱護軍西陽譙一郡太守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徒於尋陽沖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沖遣將討獲之遽還所鎮初襄亡後沖兄弟竝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沖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沖小子也及沖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一多郡字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溫薨孝武帝詔沖爲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溫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沖上疏陳溫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沖猶固執不受初溫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沖既莅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沖旣代溫告任則盡忠王

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權衡沖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羣情所歸沖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沖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沖及謝安竝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時丹楊尹王蘊以后父之重昵於安安意欲出蘊爲方伯乃復解沖徐州而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旣而苻堅寇涼州沖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氏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勦絕屢爲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

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
畿甸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
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
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豁參同
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
掃清氛穢不復重勞主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於聖世宣
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懾憚皇威闕闕計屈
觀兵伺釁更議
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答曰
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領喪每惟宇內未一憤歎盈
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算重複元本忠國之誠形於義旨覽省未周
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無道臨之曠武窮兇虐用其眾滅
亡之期勢何得又然備豫不虞軍之善政輒詢於羣后敬從高算

想與征西協參令圖嘉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

兵俄而豁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

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

如故又以其子嗣爲江州刺史沖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

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漂洲沖旣

到江陵時苻堅彊盛沖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

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卽

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

南輕戍江北南平虜陵縣界地名上明用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

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

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去遠乘其疲墮撲剪爲易

臣司存闔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

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饑荒又冲新移草創歲
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
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冲遣江夏相劉爽
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爽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冲深自咎責
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冲諮謀軍事冲
率前將軍劉波及兒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
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兖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
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旣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
沔衝要密邇疆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
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疆蠻西連荆鄧亦一任之要令府州
旣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薈始遭兄邵喪將葬辭不
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輜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

以爲輜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冲使石虔伐壑襄陽太守
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於京都詔歸冲府以平震功封
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
遂焚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
興太守稽坦上庸太守段方竝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
平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初冲之西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
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
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已任又與朱序款密俄
而序沒於賊冲深用愧惋旣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
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
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
以爲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廢興召

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開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
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
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沖本疾病加以慙恥
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歲一無贈太尉本官如故諡曰宣穆賻錢
五十萬布五百匹沖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
沖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笑
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麟之爲長史麟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
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
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沖獨與謝安書云妙
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蓋嘉之及
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後玄篡位追贈太傅
宜城王有七子嗣謙脩崇弘羨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竝爲桓氏子姪之冠沖旣代豁
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
史莅事簡約脩所住齋應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
陽襄城二郡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諡曰
靖子胤嗣

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祕書丞累
遷中書郎祕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令玄篡位爲吏部尚書隨
玄西奔玄死歸降詔曰夫善著則祚遠勲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
蒙後晉國子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沖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
子染凶自貽罪戮念沖遺勸用悽於懷其孫胤宜見矜宥以獎爲
善可特全生命徙於新安及東陽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駱駉等
謀反陰欲立胤爲玄嗣事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拜尚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爲諮議參軍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代玄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冲有遺惠於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玄旣用事以謙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玄甚倚杖之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爲寧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玄篡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懷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以守江陵振旣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於姚興先是譙縱稱藩於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問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玄雖未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脩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旣旋軍車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脩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旣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竝順命朝廷綱之以脩爲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

儻堪爲廣州條未及發而玄遂盟於尋陽求誅罕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刺史元本史中丞江續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爲身計疑誤朝算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凝之爲中護軍頃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脩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尋復爲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玄篡以爲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

徐寧

徐寧東海剡人也少知名爲興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悵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之云是興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幽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

部郎語在彝傳卽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

史臣曰醜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名教首陽

高一作絕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冑慄然於

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況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喑

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

節邁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

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

汙隆龍蛇俱山澤沖逡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

秀坦西陽之移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

算而認爲亢樞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

亂甯俞之忠無救奕基之禍一文之不血食悲夫

齊曰矯矯宣誠貞心莫墜身隨露火名與雲興重世冲秀雙

舊國賴英臣家推才子振興文壽邑為星歸之箋亂易志以云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真可學也

